下雨天那点事

□ 杨栎

下雨天，天是湿的，心却可以是晴的，虽然行动不便，但不会虚度年华

江浙一带，雨水充裕。前段时间去苏州数日，阴雨绵绵，持续不断。我在南方长大，也在南方生活。从小一路被雨水泡大，现在依然如此。所以不管是记忆里，还是现实中，日子就常常过得湿漉漉的，拧一把，出来的全是水，也顺带拧出一大堆胡话来。

二十四节气中，就有“雨水”。古时这天有个重要的习俗，就是出嫁的女儿得回家探望父母，并给母亲送一段红绸，再炖一罐肉。也许这就注定，碰上雨水，就得回家、就得待着。尤其小时候，一下雨，什么春游、逛街、捉迷藏，都被雨水冲走泡了汤。这对好动的心灵无疑是一种打击。体育课也是，最怕天上落雨，否则不但没法活动，语文数学等主课老师还会乘虚而入，将原本在操场的撒欢变成加课和测验之类。还美其名曰，你们年纪还小，又不是职业运动员，冒着雨出场，容易感冒。

正式的足球比赛就不同了，经常遇到雨战。不论对场上的球员，还是场下的观众，都是一大考验。中国球员孙继海去英超曼城队踢球，当地人很是喜欢，盼着他每周都能出场。球技和拼劲固然是一大因素，根源还在于他的名字——“SUN”（太阳）。英国是出了名的坏天气，尤其曼彻斯特，气候潮湿，终年多雨。难得见到真正的太阳当空照，看看“太阳”在自己的阵中前后跑动，也能聊以自慰吧。

雨天虽然行动不便，倒不至于会虚度年华。“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看狄更斯，心情又会好起来，和世界妥协”，托尔斯泰总结得好。雨天断了出外的念头，倒给室内的日子，增添了千万种可能。下雨天，适合留客、适合喝茶。会让人觉得斜风细雨不须归，也会引着人们遥指杏花村，去烫酒围炉小坐说话。雨天还是青灯黄卷、灯下读书的好时光，没准还会“一蓑烟雨任平生”，洒脱豁达了。即使是盖上被子睡大觉，也不一定会做白日梦浪费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嘛。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若是上天更加会意，降在合适的年龄、适当的时机，故事就更多了。当年郁秀把“花季”和“雨季”并列，写出了影响一代人的爱情小说，证明雨水容易变成浪漫故事的背景。碰上心仪的女孩，平日一定是三过闺门而不敢入内的。万一哪日天降大雨，恰巧女孩又没有带伞，一路撑着送回家去，也许就能拉近距离。而且最好保证自己的伞完全偏向女孩那一侧，这样对方看到你为了她淋湿了大半边，至少得是个心生愧疚。若是运气好，没准请上楼去喝一杯热水压压惊、或者改日请你吃饭道谢。下雨天还有个好处，若是碰上小两口吵架，往往天翻地覆，如果天朗气清、万里无云，和好可能性不大。最好挑一个下雨天，跑到对方家门口，让她分不清脸上到底是雨水汗水还是悔过的泪水。所谓“水到渠成”，差不多也是这个道理。

话说回来，“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下雨天少男少女共享一把小伞、或者干脆雨中漫步，固然可观。但雨不能太大，否则刮走一把伞倒是小事，把女孩淋成落汤鸡，甚至不小心害人家得一场肺炎死掉，那时再来“怨天尤人”，就来不及了。正如雨虽然有时贵如油，要是雨纷纷下不停，行人也容易“断魂”。如果到六七月份还不停息，甚至愈演愈烈，就成“梅雨季节”或者“洪涝灾害”了。前者，一天到晚湿嗒嗒，脑子进水、身体也进水。被子床单之类，都是一股潮气，偏偏又拧不出来。空气里也都是湿意，衣服脏了还不敢洗，因为根本就难有“出头之日”。后者就是大事了，轻则积水及腰、农田被淹，重则房屋垮塌、村庄尽毁。还要麻烦国家和政府出钱，重建家园。

现在环境变差。有朋友说南方一些地区，天上下的是酸雨。没事最好带把伞，否则长期淋雨，容易脱发。而北方的大城市，雨水少，空气得不到洗刷，经常出现雾霾等重污染天气。只能等下雨或者刮大风，才能把雾霾都洗刷掉。

2007年的济南、2010年的广州、2012年的北京、2013年的上海，以及最近的南京，都出现过特大暴雨“水漫金山”的景象。天灾躲不掉，但也给我们的城市排水系统敲响了警钟。我们国家姓“SUN”的人那么多，总不至于老是败给萧敬腾一个人吧？前面说了，雨水虽好，可不能贪杯哦。

世说

张望另一座城

□ 王太生

闲时我会留意其他城市的天气预报。几个朋友生活在别的城市，我愿意关注远处的雾霾烟霭和阳光温度。

老杜生活在一座古城里，下雨天，他提着篮子去买菜。此时正是多雨季节，老杜打一把伞，走在他家附近的老巷子里，边走边想着他的诗。老杜在雨中走路，也像平常一样，仰着头，很少低头小心看脚下的路，所以他的裤腿上，总是溅上许多雨水。老杜不会遇到熟人吧？老杜在那座城市里有好多熟人，他如果遇到熟人，喜欢两个人各自打着伞，站在雨中，一聊就是半天。老杜在聊天时，他不会注意，身旁的一堵老墙上，有一大串黄澄澄的枇杷，挂在头顶，老杜住的地方，原来很美。

老杜是个胖子，待人热情。我那年去找老杜时，也是下雨天，在他家吃过饭，我们聊了一会儿，老杜又陪我到附近的园林里转转。临走时，老杜将我送到巷子口，就这样，我们在雨中挥手道别。

一朵云，孕育、蒸腾，飘到另一个地方会变成雨，落在别的城市。

别人城市的天气预报，晴转多云，多云转阴。预示着这个人的衣着、情调、表情，以及他生活着的一天。抑或是，夜晚的天空星光灿烂，即将演绎这个人，这一天的色调、背景、走路姿势。

和谁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我生活的城市在江之尾，一个朋友在江的上游。他给我打电话，说此刻外面正下着雨，我还能从他电话里，隐约听到雨水打在树叶上的“嗞嗞”声响。我想象着，此刻外面起风了，温度也渐渐下降，他那扇亮着灯的窗口，正覆着一层密密叶片的爬山虎，被雨水浇灌下，湿淋淋，绿意盈窗。

别人的城市，有山，雨过天晴，山脊袅袅升腾起一层云雾，变成水墨山峦。在这样的小城，看起来很美。

有一个朋友住在楼上，他看到城市在暴雨倾盆时狂野的一面。那天下雨，电闪雷鸣。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蜷缩在一角，是渺小的。忽然一道闪电，从他住着的地方，朝一座山头劈去，吓得他头皮发麻，打了一个哆嗦。小时候，他听外婆说，吃饭浪费粮食，要响雷打头；做坏事，也会响雷打头。朋友说，虽然他没干过坏事，但还是让他害怕，那是一道震颤灵魂的闪电。

有时候，谁也料想不到谁的舒适指数。去年，二伯给父亲打电话，说济南城里的气温，一下子蹿到38摄氏度，没想到北方也这么热，只能宅在家里。二伯去了山东40多年，老头儿早已从一棵“亚热带植物”，变成“暖温带植物”，很难再回到从前。

别人的城市，我总是想到它在特定天气状态中的样子。记住一个人，我会把他放在那个地方最美的天气里。

我去过一个村庄，有个亲戚住在高敞的平房里。他那个地方，人不是很多，因为靠近海边，村庄的房子也不是很稠密。我老是想到下雨天，他捧着个饭碗，慢悠悠地，坐在屋檐口吃饭。

天气改变了一个人的出行习惯，也影响着他的生活方式，让他与家和房子亲密。

别人城市的天气，影响着别人的心情。下雪天，不出门，那个人就窝在家里看书，或者喝酒。天气好时，他到郊外交友、钓鱼。

有天晚上，下雨，我躺在床上乱翻书，有一个人从新疆给我发来微信。那个人问，忙什么呢？我说，天黑湿潮，正准备休息。对方发给我一个哈哈大笑的表情，说我们这儿天气好着呢，外面天光大亮，余晖温暖，我正和一个朋友外出吃饭。想起西部和东部时差相隔数小时，我先享受东方日出的阳光，他在那儿蒙头睡觉；我准备休息，他还在夕阳余晖里，意犹未尽。

别人城市的天气预报，好像与自己无关，却与心情有关。我在这座城市，朝另一座城市张望，如果想去别的城市，还是喜欢梁实秋说过的那句话：“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

域外

偶遇奥奈达公社

□ 李明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网络时代也是一样。

虽然早就知道思想史上的十九世纪奥奈达公社等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践，但来美国之前，并没有意识到居住地与奥奈达公社遗址近在咫尺。因陪同友人到纽约州奥奈达市办事，偶然上网搜索地址，“奥奈达公社”跃然而出，惊奇之余，顺便欣然前往参观游览。

我们上学时便耳熟能详，19世纪中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来源之一。当时欧美各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伴随着不平等、贫富分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给出了各种解决方案，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开始付诸实验。19世纪的美国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土地便宜、限制又少，尤其是政治、司法、宗教等改革风起云涌，为实验提供了广阔舞台。北美地区先后创建了新和谐社会、奥奈达公社等200多个实验基地。由诺伊斯一手建立的奥奈达公社，存在于1848年至1881年，他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取消家庭，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等，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去除私心杂念。

我们开车到达奥奈达市，接近了一个低矮丘陵附近，一栋维多利亚时代风格围成口字形的哥特式三层大楼房迎面而来，这就是被列为美国国家遗产的奥奈达公社遗址。遗址的高耸塔楼，红色砖墙，映衬在周边翠绿起伏的草坪和粗壮高大的古树中，处处显露沧桑而神秘。进入大楼内部，书上读到的抽象思想主张，无不体现在建筑设计、房间布局、家庭用具等上面。口字形大楼围成一个独立的生活、工作体系，大楼内公共食堂、图书室、会议中心、客厅、音乐室、卧室布局合理，家具、厨具、洗浴设施一应俱全，有强烈的计划色彩。社员甚至还设计了自动洗碗机、洗衣机，这比普通美国家庭领先半个世纪。更有特色的是，所有的卧室、床、日常用具等满足私人需求的物品都很小、很简陋；客厅、礼堂、图书室等满足公共需求的设施普遍宽敞、明亮。孩子不得同父母一起居住，由公社派人在“儿童之家”专门教育抚养。遗存的照片显示出当时人们共同劳动、听音乐、演讲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场景，不是实地探访，很难想象这些思想主张是如何在特定时空实施的。公社后期，随着新一代逐渐成长起来，开始接触了外部世界，个性化、自利需求开始萌生，尤其是不得不恢复婚姻家庭以后，公社也开始解体。

令我颇感意外的是，公社遗址旁边就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奥奈达销售公司。当今世界的高档银餐具品牌奥奈达，竟然是100多年前奥奈达公社的产品。据介绍，公社的理想主义、关心公益、诚实无私，仍然是奥奈达公司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构成产品的重要内涵。这一发现让我感叹，知识是发生在一定时空的，通过探访其发生地，确实能够把书本化、零碎的知识串联起来。

回到驻地，翻看这些天的新闻，去年持续5个月的弗格森枪杀黑人青年事件影响犹在，4月同样性质的巴尔的摩事件刚刚平息，克利夫兰事件一波再起；美国各大城市“15美元时薪”最低工资运动压力频增……

对比着想，人类社会追求平等、减少贫富差距的普遍话题，在各个时空变换着方式予以重现。这或许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真谛所在。

城市渔歌 宁文武摄

萤火星空

□ 李雷

萤火虫出现在童年的心头，小小的生灵在暗夜里发出微弱的光，孩子笨拙地追逐着夜空中的光点，想把这会儿发光的小精灵装进玻璃瓶中，放在床边，让自己的梦境里再也没有黑暗。

这个夏天，在山东沂水地下荧光湖，童年的梦境终于实现。

由于地质运动，沂水境内的密山下，形成了一处巨大的溶洞群，全长1200米。溶洞里不仅有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石笋、天桥、暗湖，这里还寄居着一种萤火虫。溶洞内很少有光线透进来，只有点点荧光布满洞顶，犹如夜空中闪烁的点点繁星。

乘着一条贡多拉般的小船驶进暗湖，摆渡人缓缓挥动船桨，破水而行的小船将一池星辉搅乱。头顶上成千上万的萤火虫熠熠生辉，不时变换着图案，如同深不可测的奥妙星空。这场景会让人浮想联翩，误以为闯进了童话世界。

走出地下荧光湖，我们来到了令人称奇的地下大峡谷。导游介绍说，地下大峡谷形成于0.65亿年至2.3亿年前，是中国最大的喀斯特景观之一，迂回曲折的水道使其被誉为“中国地下漂流第一洞”。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高达几十米的峭壁，深不见底的裂谷，疑似银河的瀑布……这些壮美而气势磅礴的景观竟然出现在地下。地下大峡谷最宽的地方能容下数百人，最窄的地方只容得下一个人，其中点缀着无数形态各异的石笋、石幔，比如松山冰雪“九天瀑”、“万年灵芝”。在峡谷的水道中坐着小舟顺流而下，清凉的风徐徐吹来，在忽明忽暗中感受地下漂流的惊险刺激，实在令人兴奋不已。

虽说地下王国将沂水的风头占尽，但阳光下的沂水也很动人。山泉奔涌成碧溪，千百年来苍松翠柏生生不息。在灵泉寺里还有生长了一千多年的银杏树和甘美清洌的灵泉。这青山绿水还造就了许多名垂青史的大家，比如荀子、王羲之和颜真卿。

站在桥上，深褐色的木质走廊散发出旧时光的味道，脚下是蜿蜒的溪水，远处是炊烟弥漫的村落，岁月在耳边轻轻唱起歌，斑驳的桥身将时间的足迹一一展示，这等良辰美景叫人如何不流连忘返？

旅途 JOURNEY

退休综合征

□ 张学伟

王长进退休了，一向精神矍铄的王长进，忽然没了精神，人蔫蔫的，说是得了不治之症。

王长进是国家干部，退休能拿5000多元退休金。但老王变得话语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消瘦，精神越来越差，全家人焦急万分。镇上医院看了，没有查出结果，到了市里、省里医院，都没有结论。老王的病情越来越重，发展到后来，他躺在医院里，眼睛一天都不想睁开。老伴、儿子急得团团转，儿媳把电话打给了王长进的北京闺女那里：老爷子病得快咽气了，赶快回家看一眼吧。闺女先是急得蹦，转念一想，不会呀，老爸一向身体健康，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妹妹是做生意的，脑子灵活，心想：现在医学这么发达，老爸连得了什么病，医院都查不出来？来北京，只要查出到底得的什么病，也好进行下一步的诊治。

一家人觉得有理，赶紧办了出院手续，王长进听说要去北京看病，也很配合，精神似乎好了很多，坐上高铁直接到了北京。闺女早就托熟人提前挂号，直接到医院就诊了。奇怪的是，查来查去，北京的医院给出了诊断结果，和镇上医院、市里医院、省里医院给出的诊断结果一模一样，竟然也查不出身体到底有什么毛病。

这时的王长进早已被折腾得没了力气，声音沙哑，说自己真的不行了，赶快回老家。面对脸色蜡黄的父亲，折腾一通的闺女也是无话可说，但她坚持要和专家大夫再沟通一番，老人家病成这样，这么大的北京医院，竟然查不出病因，实在说不过去。

专家翻看着厚厚一沓病例，听着患者家属的陈述。说出一番话：各项仪器检测结果，病人身体确实没有实质性的病变，还很正常。至于他面部发黄，精神萎靡，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要说病，病因恐怕是因为退休后没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造成的，医生让老王学会自己安排好时间。

聪颖的闺女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她把病恹恹的父亲送回老家，想方设法变着花样给老王做可口饭菜，闷了还带着老爸出去遛弯。闺女和老爸常常一跑就到2里地外，那儿有个公园，有老王熟悉的退休老部下，聚在一起打扑克解闷。老王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闺女放心地回北京了。

每一天，王长进吃罢老伴做的饭，拎着一个小马扎，优哉游哉自己跑到2里地外的公园，去找老友打扑克。一晃一年过去，面色蜡黄的王长进，又像上班时一样，精神矍铄起来。